

續資治通鑑

壽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六

起重光作歷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四年

遼太康七年

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候林廣經制瀘夷時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以廣代之廣至

闔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二日夕肄習間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歸卒七人奏

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嚮再拜誓之曰今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爲戮冒死一戰勝

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踊躍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 戊申五國

部長貢於遼 辛亥于闐來貢 馮京罷知河陽孫固知樞密院龍圖閣直學士韓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

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 甲寅女直貢良馬於遼二月甲子遼主如魚兒灤 己巳

知制誥王存言遼人覘中朝事頗詳而邊臣刺遼事殊疏此邊臣任閒不精也臣觀知雄州劉舜卿議論方略宜

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間於繩墨之外詔舜卿具所資用以聞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詔三司給之舜卿初

至雄州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申以俟舜卿不爲變卒以無事還爰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其徒一

人請償焉待釋乃遣遼遣諜盜西城門鎖舜卿密令易去舊鑄而大之數日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

視納之不能受乃慙去諜者因得罪 辛未置秦州鑄錢監 己未分東南團結諸路爲十三將 三月癸卯章

惇罷知蔡州 甲辰以翰林學士張璪參知政事 乙巳命官闕九軍營陳法於京城南 戊申大閱 丙辰棟

載遣使來貢 隨州言知州正議大夫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其喪歸葬 夏四月癸亥御延和殿閱試保甲

己巳詔罷南郊合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有故不行則以上公攝事 壬申御崇政殿疏決繫囚

乙酉河決澶州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月戊申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於絳

州 壬子遼主如嶺西癸丑遼永清武清固安三縣蝗 甲寅遼以北府宰相蕭托卜嘉舊作繼不也今改兼殿前都點檢

以駙馬都尉肅酬幹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兼知樞密院事 六月戊午河北諸郡蝗生 甲子遼詔月祭觀德殿

歲寒食諸帝在時生辰及忌日詣景宗御容殿致奠 丙寅準布舊作阻今改貢於遼 丁卯遼以翰林學士王言敷

參知政事封北院宣徽使石篤爲漆水郡王 戊辰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舉司京東

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仍告諭州縣收穫先熟禾稼 己巳入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竇仕宣言小吳決口

下至乾寧軍樓橰口相視今河自乾寧軍樓橰口以下流行未成河道又緣河東北流自下吳向下與御河胡蘆

淖沱三河合流深恐漲水之際隄防難限乞令都水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限隔或不合黃河其三河於

何所歸納詔送李立之相度後立之言三河別無回河歸納處須當合黃河流從之 己卯洪州言知州觀文殿

學士王韶卒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襄敏官其子六人韶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將授指不復更問所至輒

捷嘗夜臥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交下呼聲振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劇息自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殺蕃

部老弱不可勝數軍以首級爲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將畜降羌老弱或殺其首以應

命至是疽發背而卒 考異長編神宗本韶新傳云韶性寬仁少諱殺士卒以此舉與爲與宋史正相反今不取 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爲

之備以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令

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籍籍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銀萬兩爲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招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馬分與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路令王中正候補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錢以下選舉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兵選舉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舉 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昨遣使臣陶宗元等朝貢爲廣州禁制窒塞綱運不同向時今遣禮賓副使梁用津著作郎阮文倍等水路入貢乞降朝旨依舊進奉詔廣州悉準舊例無得邀阻差入內使臣一員押伴仍先降詔諭之 癸未命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楊景略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督諸縣捕蝗 帝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帝意既決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時執政有請直渡河者帝意益堅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爲之士大夫孰肯爲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它日又對曰今舉重兵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固數以大帥爲言帝諭以無其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既無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戊子遼主如秋山 己丑太白晝見 壬辰前河北轉運判官呂大忠言天下二稅有司檢放災傷執守謬例每歲僥倖而免者無慮三百萬其餘水旱蠲閣類多失實民披訴災傷狀多不依公式令諸縣不點檢所差官不依編敕起離月日程限

託故辭避乞詳立法中書房言熙寧編敕約束詳盡欲申明行下從之 甲午鄜延涇原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銀帶綿襖銀器鞍轡象笏 丙申遼主謁慶陵 戊戌詔自今汴河水漲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於向上兩

隄相視地形低下可以納水處決之 甲辰韓存寶坐逗遛無功伏誅韓永式魏璋董鉞罪謫有差先是存寶經

制瀘州蠻賊無功而永式照管軍馬實同其事朝廷遣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鞠存寶等與乞弟戰以累敗怯避

乃止令裨將禦敵致賊曾走逸反招諭乞弟投降冀以回軍而宴州蠻人叛以急欲回軍故不討及疑底蓬襲上

下底行等邨蠻為寇因其句點不齊乃起兵討蕩欲藉此以蓋前過并不依朝旨立城寨餘罪上言不實魏璋為

從案既具於是刑部奏存寶逗遛不克請行軍法知諫院蔡卞亦言乞正存寶軍法并置永式典刑而正臣又言

董鉞隨軍親見存寶等舉事乖謬罔上不忠又鉞賀表稱存寶功效誣罔尤甚望特行竄斥朝廷懲安南無功時

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隨軍主簿鮮于溱第二將呂真求合存寶意虛作申報詔提點刑獄司劾之

長編云存寶伏誅在八月十二日丙寅舊紀書存寶討乞弟失律伏誅新紀書存寶坐逗遛伏誅皆係七月十九日甲辰蓋七月十九日下詔八月十二日乃伏法也 戎州錄事參軍孫敏行素為鉞所厚先令敏行草

賀表敏行正色止之曰彼既罔上公又從而實之公亦隨受禍矣鉞不聽卒命它官草表敏行眉山人也 丙午

涇原路經略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牀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

牛牀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

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 丁未大軍進攻米脂砦 戊申命集

賢院學士蘇頌同詳定官制 己酉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

考吳田畫作王安禮行狀云曾鞏以文學稱天下在熙寧元豐間顯顯傳修文當代成一家言上曰公著曾鞏行義不

及政事政事不達文學果然無足為者安禮曰誠如其言請取其最上者上乃用鞏為史官李承曰安禮此時以內輪知開封未執政今不取 己酉泰州言七月甲午海風夜起繼以大雨浸州城壞公

私屋數千間詔淮南轉運副使李琮案視以聞 癸丑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尙書吏部審

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 于闐遣蕃部阿辛上表赴闕朝見館遇甚厚回日并賜敕書諭之 八月乙卯朔罷中

書堂選悉歸有司 丙辰詔自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差集賢院學士蘇頌編類頌因進對帝曰朝廷與契丹

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以類編次爲書

俛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因令置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 丁巳帝批諸路戰騎所繫甚大況今

軍興尤爲要急可督提舉陝西買馬監牧郭茂恂速措置招買往來諸場督趣又詔熙秦鳳買馬場以馬價畫一

付景青宜黨支等令使回入蕃告諭 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棟戰會兵伐之 以金州刺史燕達爲武康軍節

度使考異長編作己巳日 壬戌种諤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斬首千級攻異長編引本傳云諤帥軍次綏德城遣將出師招納賊遇境上戰敗斬首千級朝廷以諤先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及麟府事並聽王

中正節制出界遇敵當即是初二日丙辰所書賊益兵禦我力戰破之同此一事也欲詳記諤軍行次第故書著此仍以傳所云斬首千級繫之 丙寅涇原路經略司言應副軍行戰守等事乞權許便

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小事礙常法許一面施行鄜延環慶河東路經略司熙河路都大經制

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先是詔遣宿衛七將之師戍鄜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資沈括以爲禁兵

雖重而爲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賚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驛聞不

數日有急遞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

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丁卯遼主射鹿赤山加圍場使尼嚕爲靜江軍節度使 己巳復置滑州 庚午廣

西經略司言交趾入貢百五十六人比舊制增五十六人帝令據今已到人數赴闕後準此 丁丑熙河經制李

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酋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衆 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

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

壬午詔升南京青登鄧鄆曹齊洛濮州有馬軍教閱廂軍及真定府

北寨勁勇環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揮並爲禁軍

佛泥國遣使入貢佛泥不入貢者九百餘年矣九月乙酉棟

戰遣使來貢且言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

李憲復蘭州古城時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

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

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敗之遼主

次懷州命皇后謁懷陵辛卯次祖州皇后謁祖陵

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

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間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賊敗衄之後所至部

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過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副將王文

郁都大管勾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固根本其李浩以次須佐事之人亦卽軍前權選委句當己亥王珪上

國朝會要

种諤乞計置濟渡橋棧緣木令轉運司發步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深入賊境其濟渡之備軍中自

有過索渾脫之類未聞千里運木隨軍今諤計置材木萬數不少如何令轉運司應副步乘縱使可以應副亦先

自困今种諤如將及河造棧賊界屋並可毀折或斬林木相兼用之如更不足以至槍排皆可濟渡帝坐制兵間

利害細微皆得其要諸將奉行惟恐不及也

壬寅閱河北保甲於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甲辰詳定郊

廟奉祀禮儀中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一祭當至五

年冬祫詔依前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時祭從之

乙巳遼主駐藕絲淀

丙午詔諭夏主左右并鬼名部族

諸部首領並許自歸

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禱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

里至白草平卽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於麟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

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陳而進自綏德城出塞丁未攻圍米脂寨已酉河北都轉運使王居卿乞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剏修遙隄候將來礮山水

下決王供埽使河直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古道入海庚戌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疆壯以備戍守熙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皋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衍人馬

驍勇今既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留置官莊地并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人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換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卽收入官別

招弓箭手從之夏兵救米脂若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衆擊破之辛亥种諤又敗夏人於無定川敗吳李諤曰辛亥九月二

十八日也十月五日戊午奏到舊紀于十月戊午書稱壽敗夏人于無定川斬級八千新紀書於此月辛亥冬十月乙卯集賢校理蔡卞爲崇政殿說書樞密院言定州牒報

北界事帝曰朝廷作事但取實利不當徇虛名如慶厯中輔臣欲禁元昊稱烏珠費歲賜二十萬此乃爭虛名而失實利富弼與契丹再議盟好自矜國書中入南朝白溝所管六字增歲賜二十萬其後白溝亦不盡屬我也昔

周世宗不矜功名惟以實志取天下如李璟欲稱帝世宗許之蓋已盡取其淮南地不繫其稱帝與否也丁巳米脂砦降种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乃降之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訛遇等各統

所部以禦賊考異長編云初四日丁巳受降十二日己丑奏到高永能傳云初圍米脂城虜以衆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虜衆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設嚴陳待其至選精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蹈藉于無定河水爲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橐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謀理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諡以禍福翼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櫛其僞鈐轄令介訛遇出降此事當考永能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乃還官新紀于丁巳米脂寨降舊紀于甲子日書克米脂寨戊午种諤破米脂援軍捷書至帝喜動顏色羣臣稱賀遣中使諭諤曰昨以卿急於滅

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故俾聽王中正節制今乃能首挫賊鋒功先諸路朕甚嘉之中正節制指揮更不施行其

宋紀 神宗皇帝

四

戰勝兵員並與特支錢將官等各傳宣撫問 己未拂菰國來貢 詳定禮文所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

人神配用血祭又言祭社稷請以埋血為始從之又言宗廟之有裸鬻燔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近代

有上香之制頗為不經案隋志云天監初何佟之議鬻燔蕭光所以達神與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朴未有此制

今請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臣等攷之殊無依據今崇祀郊廟明堂器服牲幣一用古典至於上香乃

襲佟之議如曰上香亦裸鬻燔蕭之比則今既上香而又裸燔求之古義已重複況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又請

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為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為後從之 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與夏人

遇戰敗之 癸亥种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案簿書枷械舉眾遁走移軍據之 考異李諤云丙子二十三日奏到新紀書癸亥八石州舊紀係之乙亥誤也案石州屬河

東舊兼嵐縣自為一路又合三州置都巡檢使三朝兩朝史地理志及武經總攷皆不載昭統年月不知何故賊棄而走攷賊界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石州也 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謹案周禮大宗伯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近世惟親祀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

祀惟燔祝板實為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壽星並請以柏為升

煙以為歆神之始從之又言春秋祈報大社大稷宜於羊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又言南郊太廟明堂祭前一日

請以禮部尚書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尚書省鑲祭之日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並從之 乙丑

涇原兵至磨臍隘 考異李諤曰史作磨移隘今從張舜民所作劉昌祚書銘 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

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為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

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眾扼磨臍隘口不得進

諸將欲舍而東出章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為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

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眾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眾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却大軍乘之

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

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考異新紀載涇原總管劉昌祚大敗夏人于磨移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

去种諤入夏州考異長編云二十六月戊午詔沈括勿令銀州當并改舊紀及新紀並于戊寅再書种諤入夏州戊寅二十五日也夏州或作言州蓋字誤耳朝議

既不用林廣所奏促廣進軍廣發瀘州越四日江安以所招降夷人渠帥及其質子皆隨軍復令其次諸酋各占

所居地防禦餉道故入生界免寇抄之患己巳种諤入銀州庚午環慶行營經略高遵裕復通遠軍收異馬編作清遠軍

蓋轉高之誤又舊紀係此事於戊寅日今依長編從新紀种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是日王中正至夏州時夏州

已降种諤尋引去中正軍於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

無所得皆憤恨思戰謂中正曰鄜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

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

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於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高遵裕至韋州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

居以示招還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丙子鄜延路鈴轄曲珍破夏人於蒲桃山高遵裕少旱海先是

李憲請以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之戊寅林廣軍次土城山自發江安距今才十日始軍有二道可

進自納溪夷牢口至江門近而險自靈遠至樂共壩回遠而平賊意必出江門盛兵距隘而廣實趨樂共賊不能

支皆逃遁己卯种諤言效順人已刺歸漢二字恐諸路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种諤所過招納效順

宋紀 神宗皇帝

人令王中正如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 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凡高一品

以上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下二品以下者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州涇原兵旣

破磨臍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黛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黛黛劉昌祚曰離漢時運

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

久不足憂也旣至得窖藏米百萬爲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

門幾入高遵裕遣李臨安鼎齎劄子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少間門闔城守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

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獨嫌於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爭遂案甲

月二十一日癸乃言壬午趨靈州城下先鋒獲捷壬午十月二十九日也 廢瀘州大洞寨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高遵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

南州平

考異李燾曰遵裕以爲南平據今從張舜民墓誌

距城三十里遇夏人接戰轉運副使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問道促涇原兵來

接劉昌祚卽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云昌

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旣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

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諜者以徇於是昌祚詣遵裕遵

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旣見問靈州何如昌祚曰疇昔卽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

臍之戰餘衆皆保京關鎮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外援旣

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

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 甲申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神謬據所分地招討俟略定河南如可乘勢渡河

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鄜延河東兵馬路尙遠不須必赴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其措置麟府路兵馬司可自西界並邊取便路速往及令趙高應副糧草如未到本路卽鄜延路借給委路昌衡照會其趙咸莊公岳元無朝旨令就鄜延糧草通融支用旣以饋運不繼乃妄奏陳及走失人夫萬數不少委趙高遣官押送就近裏州軍械係令沈括選官鞠之後公岳咸自訴深入賊境暴露得疾乞免械係御批令在外承勘初王中正正在河東奴視轉運司官凡有須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司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於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种諤旣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候性畏怯所至逗遛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三更輒令軍中滅火後軍飯尙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乃潰歸中正頗聞之陽於衆中大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全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於順靈寨境上就食公岳等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帝怒故令高置獄劾公岳等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復陰備八日糧今出塞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帝徐悟非公岳等過時卽隰州置獄中正恐公岳等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他旣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權鄜延路轉運使李稷言糧道阻節見開路摺運乞朝廷指揮討除後患帝從之令种諤速移軍近塞併力討除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枉

道不進既發夏州卽饋餉乏絕謬駐兵麻家士卒飢困皆無人色謬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或私告稷稷請身督摺運乃免民夫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

考吳李肅曰朱本云稷所斬九十六

人前史官以爲數千人多張人數以害先朝政事刪改云民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遣屬吏斬三百餘人躬自監斬

乙酉遼主命歲出官錢

以賑諸宮分及邊戍之貧戶

丙戌壬中正奉詔引軍還延州士卒死亡者幾二萬

丁亥遼主幸駙馬都尉蕭

酬幹第方飲宰相梁穎諫曰天子不可飲於人臣之家遼主卽還宮

諸軍合攻靈州神諤敗夏人於黑水

引新紀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神諤敗夏人於黑水案合攻靈州非丁亥日也舊紀但書丁亥神諤敗夏人於黑水獲首虜千七百級級數與諤奏不同

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

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爲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患成疾涇

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

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己丑李憲敗夏人於囉連川增製五輅玉輅

建太常金輅建大旆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摩從詳定禮文所奏也辛卯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

權管句河東都轉運司措置麟府軍馬事趙高知相州高初領河東漕時潞州已再籍夫械係坊郭民王概等責

夫錢六萬三千餘緡號訴於高高諭之曰朝廷用兵非獲已軍興期會豈可緩也雖然吾當以身爲汝等卽以官

錢二萬餘緡代之爲釋械寬期使償李稷奏神諤以河東兵食少方計有州欲取糧於保安於是令高領空夫赴

之就借芻糧轉給高言中正不更事爲高所欺輕信妄舉師出逾月略無功緒皆虎一軍夫足糧備委之麟州度

其本謀必非持久既不敢直趨巢穴而乃旁指鄆延恥於空還故以糧盡爲解令稷奏請窺測朝廷況隨軍空夫

可使摺運路昌衡在鄆延饋餉足以應副方河東興夫第三番往往思變羣聚剽劫已散復集必難如期太原距

保安逾十五程阻阪阻隘難於倍道臣竊計士久暴露水落草枯人馬瘡痍未可以前況賊素悍今伏而屢抄必懷狡謀不可不慮朝廷再議入界兼措置麟府軍馬高即奏諸路昨大舉方士氣精勇橫裂四出勢如壓卵既聞月矣雖捷獲不補失亡今鋒銳銷軟民力凋耗若復深入恐速他變或謂秉常囚拘慮為鄰敵所有然自興師未聞北虜以上騎窺西夏者如決圖開拓即且城有州分裂堡障與夏州相接建綬有銀夏別為一道修復安遠塞門三十六寨須俾春出師乃困賊之策也於是坐不赴鄜延故有相州之責 种諤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斬

獲甚眾 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饋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 癸卯种諤至夏州索家平兵眾三萬人以無食而潰左班殿

直劉歸仁率眾南奔相繼而潰入塞者三萬人盡空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為不然曰此皆五州之精甲也討之未必能勝而自斃死士以驕虜勢非術也時日南至大張樂勞河東之師得叛卒數十人括問之曰副都總管使汝歸取糧主帥為何人答曰在後括各令歸屯自暮自歸者八百人旬日叛者皆歸後復治師西討括出案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

考異長編云十一月二十四日乃遣劉惟簡种諤自麻家平八日至白它據范育墓誌沈括誅劉歸仁據括自志因括自志有日長至之語遂附見于丁酉是年十五日丁酉冬至也

甲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於是

大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欲兵權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

考異李燾曰職官志稱五

年誤也志云定置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既行上欲以禮退公著遂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案志所稱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實錄所書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蓋不同實錄初不限員疑志或有差誤當是置知院一人同知院二人而志偶脫一人字故于公著遂加誣辭不然作志者將以此譏公著也今略刪其辭

丙午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 辛亥置延州塞門浮屠二

寨遼除絹帛尺度狹短之令 是月廢編修院入史館 內府都知李憲自出界討賊收復土地皆有功捷賜銀絹各二千降敕獎諭別聽恩命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出師無功帝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於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十二月丁卯遼武定軍節度使耶律仁傑坐私販廣濟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爲民後數年放歸旋死於鄉時以仁傑未正典刑謂遼主有逸罰云 林廣師次納江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詐除阜爲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輿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遼知興中府事耶律伊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伊遜之黨耶律延格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擊以鐵骨朶幽於萊州 遼南院樞密使耶律仲禧卒仲禧素黨於伊遜至是以失勢而卒遼主不悟賜諡欽惠乙亥慈聖光獻皇后禪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請聽樂不許自是五表乃從之 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彥博奏疏言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散以礙人衆不行軍法今便欲再舉何以勵衆又運糧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阻沒伏望聖慈深察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以誤大計若不深責無以勵後又言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計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選拔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械儲峙糧糧皆衆智所不及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覆其巢穴繫其君長而所遇輒克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數路進軍彌歷累月餽輓不貲民疲供給將士衝寒冒苦備極勤勞臣以爲國威旣已震矣將士

之力亦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今日正當勞徠將士安撫百姓案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若師徒暫還而復出土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深憂也 張方平上書言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元昊乘間竊發延安麟府涇原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陛下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察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厯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叛背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則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於是王韶作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擄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

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埽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己也臣聞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疫癘連年不解天心之所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誥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然而人臣進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今陛下盛意於用兵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其詞蓋蘇軾所爲也帝頗爲感動迄不能從至永樂敗果如其言

### 卷第七十七

宋紀七十七

起元祐開茂正月盡開達  
困教六月凡二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五年

遼太康八年

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

甲申遼主如混同江丁酉鐵驪五國諸長貢方物於遼

己亥白虹貫